



4.

民藝的昂揚

林智信是臺灣人奮鬥的典範，一生當中不斷挑戰高峰。他的第一次高峰不是「迎媽祖」的完成，而是鮮為人知，透過日本民間邀請前往中國大陸舉行展覽。這場展覽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揭開重要序幕，成為版畫第一位渡海展覽的畫家。臺灣傳統風光初次在中國大陸以正面形式出發，受到熱烈回響。第二個高峰在於「迎媽祖」巨幅版畫，將藝術、風土、信仰融合在一起，成為臺灣與世界版畫傳奇，奠定林智信版畫與臺灣形象的直接連結。臺灣風土的面貌成為林智信過往記憶的回溯，同時也是他對於臺灣這塊島嶼的禮讚。「迎媽祖」創造一種身體的空間性與影像的時間之間的豐富辯證，打破西方傳統全景圖式的臨場感，透過移動時的身體感使眼前影像不斷進入內在世界，構成一種神聖的超越性與現實的夢境般的反覆交疊。



國 臺灣美術館
Nation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1987年，林智信於畫室一角為「迎媽祖」版畫起刀。

【左頁圖】
林智信，〈獨占鰲頭〉，1993，交趾陶，
19×15×27cm。

大陸文化交流的先鋒

1949年後海峽兩岸文化直接交流中斷數十年。在特殊機緣之下，郭雪湖、劉國松都一度從香港、美國受邀到大陸進行展覽。林智信版畫巡迴展則透過日本，但是他人卻在臺灣，在兩岸文化交流尚未開啟的戒嚴時期，這是相當冒險的行為。林智信受邀前往美國展覽時，一度與小學同班同學陳錦芳接觸，也受到謝里法接待，返國後都受到情治單位關切。在當時，臺灣風貌的藝術表現一方面被視為鄉土象徵，偶而也被情治單位視為臺獨象徵。1986年林智信收到一封日本寄來的信函，輾轉邀請他前往中國大陸展覽，這封突如其來的信讓他陷入長思，苦惱不已。

在此之前，林智信已經受到大陸關注。1979年林智信友人告訴他，大陸廣播電臺向國際報導，林智信為臺灣鄉土版畫家；友人聽到後告訴林智信，小心情治單位又來關切。在黨政軍控制臺灣一舉一動的時期，被大陸宣傳並非好事，反而會惹來一身災難，林智信聽到這一消息戒慎恐懼。

1981年某日，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打電話約林智信到臺北見面。當時，臺北市立美術館尚未開館，史博館是全臺灣美術發展的領頭

羊。何館長約見，意義非同小可。他在好友曾培堯陪同下前往史博館會見何浩天。事後得知，原來是何浩天之子何平南任職於美國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博物館，1981年間聽聞中國大陸推薦林智信的相關報導，於是向父親傳達訊息。何浩天約林智信見面時說：「別人都在介紹你，你是受我們的教育，喝我們的奶水長大，所以本館義不容辭，要好好地在國家畫廊舉辦你的版畫個展，並出版專輯。」史博館展現雍容大度的態度，在那個年代可謂意義非凡，足稱遲來的喜悅。1982年2月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林智信版畫展，並出版

1983年，林智信四十八歲的容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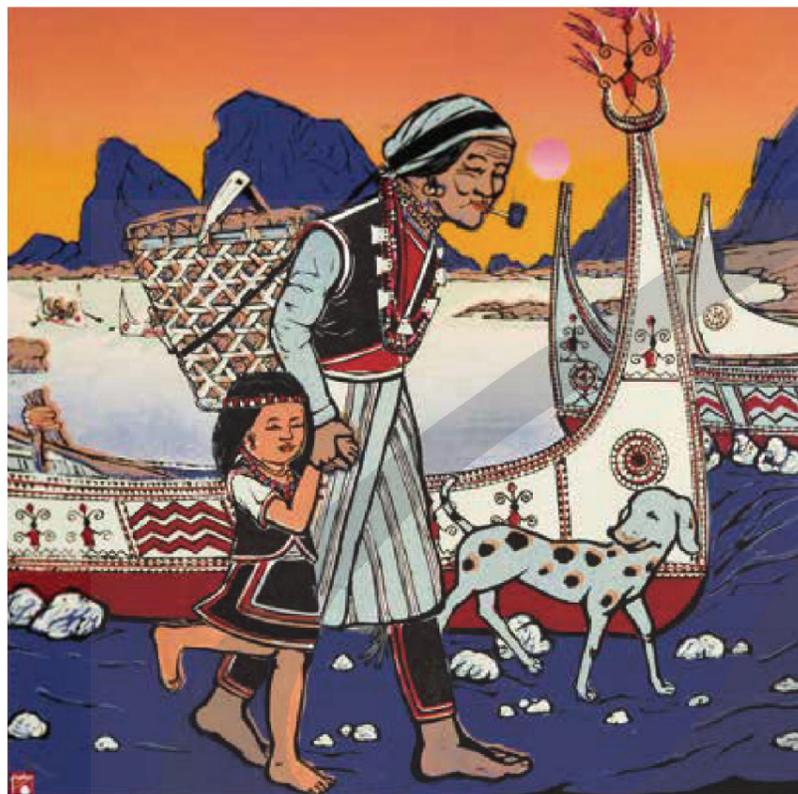
《林智信版畫集》，史博館在圖錄序文上說：

本土藝術的表現，是導源於藝術家本身對鄉土的關懷與眷戀。世界上有許多傑出的藝術家，都曾誠摯地透過他的藝術品，呈現其鄉土情懷和地方色彩。林智信先生的版畫，就是蒼勁中帶有圓瑩，色彩特別明朗鮮麗，充分表現了藝術家對人生的積極態度，和穩健踏實的奮鬥精神。本館鑑於林先生對版畫藝術的卓越成就，特請提供近作在國家畫廊隆重展出。今將展品籌印成冊，廣為流傳，誠為當今藝壇一大豐收。

當時的史博館是臺灣最權威的展覽場域，足以「一錘定江山」，史博館展覽意味著臺灣畫壇上的品質保證，崇高無比，更何況這場展覽是由史博館主動邀請，意義更深。史博館往後在黃光男主持館務期間，將林智信成就推廣到海外，成為臺灣文化影像的重要代言人。史博館首初個展中對他的推崇頗有獨到之處，首先提到林智信創作態度乃關懷鄉土，具有地方特色，其次說明他作品表現風格是蒼勁中帶有圓潤晶瑩感，色彩明朗鮮麗，由此引申出其個人的積極踏實與奮鬥精神。從題材詮釋到創作表現，此外也將林智信的創作態度作為某種臺灣人精神的註

1983年，林智信工作時留影。





腳，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林智信版畫在國家殿堂展出，在臺灣文化軟實力遠遠超越中國大陸的1980年代，引起中國大陸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畫世界》主編李平凡矚目。於是1986年林智信才會收到日本「中日藝術交流友好協會」三山陵的來信，信中邀請林智信前往大陸舉行展覽。原來李平凡商請三山陵出面代為邀請，希望林智信於史博館展覽的五十五件版畫能在日本展覽後，轉往中國大陸展覽。李平凡本名李文琨，天津人，當1937年魯迅提倡新興版畫運動時受到啟發而開始創作版畫，1943年前往日本學習水印木板雕刻，1950年回到中國大陸出任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日本國際版畫研究會顧問、中日友好協會理事。他的作品〈我們要和平〉獲得「萊比錫國際版畫大展」銀質獎章，乃是中國大陸版畫在國際獲獎的第一人。在海峽兩岸並未三通之前，受邀赴大陸展覽根本是禁忌。林智信有了情治單位關心

的經驗，他將受邀時的歡喜藏在心裡，謹慎地面對問題；最終與三山陵達成協議，作品寄到日本展覽後由日本輾轉送到中國大陸展覽，此後一概不予過問，免得為自己與家人惹來禍害。1988年第一檔展覽在北京天安門勞動人民文化宮開展，首展之後在中國大陸各地舉行巡迴展，分別是四川成都展覽館、遼寧本溪望安公園、黑龍江大慶市市政府會議大廳、武漢美術館、江西宜春市、黑龍江哈爾濱美術館、廣西南寧博物館、廣東湛江市博物館，總計巡迴到1991年結束。在兩岸對立而逐漸邁向解嚴的前奏，林智信尚未退休，無緣親臨現場，對於一個終身奉獻版畫的藝術家而言，這場巡迴展應該是林智信一生初次無上光榮，可惜無法與會。林智信作品在大陸巡迴展的消息都透過三山陵從日本轉達，身為藝術家受到無比光榮的邀請卻無法前往參與，實為遺憾。

當然，紙包不住火，展覽第三年情治單位派員在某天傍晚時節登門盤問，態度傲慢怒斥何以在大陸展覽。林智信理直氣壯回應，臺灣風光能在大陸展覽何等光榮，四十二件作品也都選自於史博館展出的版畫，何罪之有。情治人員不得不悻悻然離開。1990年7月林智信受到李平凡邀請，與妻子黃金桂初次踏上北京，在那裡認識許多大陸知名版畫家，除了李平凡之外，還有古元、宋源文、張克讓、李春立、莫測、蔡懷慧、周燕麗等數十人。當時的中國美術協會及版畫協會副主席古元特別頒贈給林智信

【左頁上圖】
林智信，〈暮歸（蘭嶼風光）〉，1985，油印木刻，65×65cm。

【左頁下圖】
林智信，〈九月降霜（九月起九降）〉，1982，油印木刻，50×50cm。

【上圖】
1988年，林智信版畫巡迴展於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

【下圖】
1990年，合影於北京國際大飯店。左起：李平凡伉儷、林智信、李允經伉儷、夫人黃金桂。



【左圖】
1990年，林智信獲得北京《版畫世界》首枚魯迅金獎。



【右圖】
1990年，《版畫世界》頒發給林智信的證書。



《版畫世界》首枚魯迅金獎和證書，表彰他在版畫藝術上的成就，對於他身為兩岸版畫交流的第一人，以及首位在中國大陸舉辦版畫展覽的臺灣版畫家給予高度肯定。

林智信版畫藝術取得同屬漢文化圈的中國大陸高度肯定。在兩岸文化交流史上這是莫大榮譽，也是他的版畫藝術令人感動才能有此殊榮，值得大書特書。他從臺南師範學校恩師張麟書獲得技藝傳承，接著獲得楊英風、席德進的鼓勵，逐漸聚焦於自己對於臺灣土地的情感，最終獲得世界各國讚譽與魯迅版畫金質獎，這是多麼奇特的際遇與成果。

1992年，林智信於蘇州寫生。



【右頁上圖】
林智信，〈媽祖〉，1992，
交趾陶，22×22×40cm。

【右頁下圖】
林智信夫婦與母親林楊環
(中)合影。

信仰的力量

林智信從1973年到日本受到藝術刺激之後，創作欲望可說如奔濤巨流，無法抑制。不只如此，他在1978年師事交趾陶大師葉王的傳人，並從事泥塑學習。他把以前賺錢的農畜副業停掉，卻又開啟藝術創作上的多元跨域創作。

林智信三十六歲那年，在鬼門關走一圈，有一天凌晨4、5點，長年氣喘突然發作，喘到臉色已經發黑，生命如同風中之燭，微微顫抖，喊著摯愛的母親：「媽媽！媽媽！我已經沒氣了呢……」他母親慌張地點起一把香，焚香祈求天公。李素真描繪林智信那生命垂危之際的情景，「瞥了慈母一眼，那一剎那他有個念頭：可憐母親三十七歲時守寡，若再喪子，對她是多殘忍的打擊？這一念間的孝心，竟忽地一口氣又過來，是母親救了他？是孝感動天？」（採自〈十年辛苦不尋常——藝術家林智信先生〉）這峰迴路轉的故事動人心弦，將一位孝子與母親的關係緊密聯結起來，使他往後生命產生巨大改變。

林智信入伍受訓罹患氣喘，退役後遍尋名醫，久治不癒，幾乎每半年便無法平躺於床上睡覺，三十六歲雖逃過一劫，直到四十歲依然氣喘不已。為此他前往臺南大天后宮，向媽祖祈求：「請您保佑我身



體能好，我要為您做一件事！」奇蹟居然出現，那一年他的氣喘並未復發。現代醫學面對宗教信仰與其特殊神奇經驗時，無法解釋，但在文明社會裡總要用些理由去解釋，以免怪力亂神。

藝術家林智信，長年以來關心臺灣文化凋零，感嘆往昔迎神賽會的熱鬧場面，因為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勞力密集的農村人力紛紛往外漂流，必須依靠許多人方能組成的陣頭、藝閣、鼓吹、儀仗、雜耍等，逐漸凋零。這些儀式原本環繞著信仰而起，信仰是民間藝術根本核心價值。然而，現代社會將信仰與藝術切割，將宗教與神蹟分離，經傳統與現代被一分為二，許多依附於生命本質上的信仰或者根本價值，發生動搖。沒有信仰就不會有這些林智信早年所見所聞以及生活經驗，如今這種生活經驗所依附的宗教因為經濟繁榮、社會型態改變而消失，真是他最感慨、最為心痛之處，於是他心中就一直想著如何再現昔日所見盛況。就在此時，林智信發願製作一幅全世界最長迎媽祖慶典儀式。

林智信，
〈搖旱船（桃花過渡）〉，
1984，油印木刻，
65×90cm。



「我從小就喜歡傳統文化，對於媽祖慶典活動特別感興趣；對威風凜凜的眾神爺、高人一等的踩高蹺、風趣的民俗表演、鄉韻情濃的民間古樂曲調……隨著隆隆的鞭炮聲以及五彩繽紛的煙火助陣，真是熱鬧非凡，每每令我忘情駐足。」林智信對於早年看到迎神賽會的感動描繪得相當真情流露。「媽祖慶典的技藝互古深印我的腦海，四十歲那年，我恍然驚覺昔日許多遵循古禮的優美傳統宗教及民俗文化，在工業時代的轉型中日漸式微，甚至已到被『摧殘』的地步。儀典不夠莊嚴、衣飾道具俗陋且簡化，民俗表演藝人凋零、後繼乏人。我深恐具有世界三大宗教活動之譽的『迎媽祖』會漸漸失傳而流失，萌生起自己有責任去保存這個傳統宗教民俗文化的責任。」正是因為這種保存傳統無形文化資產的責任，「一直到四十歲這年，我向媽祖祈求讓我的氣喘病癒，當下發願創作『迎媽祖』版畫，自此有了成熟的思考，一切可說水到渠成。」這些都是他創作「迎媽祖」的念頭。

林智信，
〈迎媽祖——踩高蹺〉，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畢竟「迎媽祖」版畫必須透過文化來進行神聖宗教行為，透過個人對於信仰來表現自己對於人與土地，個人對於傳統文化消逝的追憶。困難的是那是消失的過去，「迎媽祖」是臺灣民間重要民俗宗教活動，包括藝閣與陣頭排列順序和形式、典故都必須正確；每個陣頭的神與其護衛的關聯性，傳統服飾及化妝都必須研究清楚。動態的表現、架勢、配樂、道具等等也都務必一清二楚才能動筆繪製草圖，為了克服如此艱困的挑戰，為了再現幼年時隨著祖父進入府城看熱鬧的場景，林智信花很長一段時間收集資料，只要聽到廟會慶典就會不辭勞苦，騎著偉士牌機車穿梭府城各地，有時候也到臺灣各地參觀媽祖活動。他為了這幅巨作充分做足田野調查，一邊攝影，一邊紀錄，一邊畫草稿，同時也一邊做採訪，除了對於媽祖承諾之外，「希望能為後人留下可供研究與傳承藝術文化的史料紀錄。」為了完成這幅作品，他總計三次更換草稿，正是著眼於準確呈現畫面內容與典故。他認為：「刀刻道勁的力道不但更具藝術性，也能展現民間活動的生命力；另外，木刻水印表現在棉紙素材上，宛如中國傳統版畫作品，更具東方藝術風格。」

如此巨大的「迎媽祖」陳列方式，水印木板自然為首選，因為作品可以如傳統水墨畫裝裱成卷軸形式，易於搬運。水印版畫向

（上圖）林智信正在構繪「迎媽祖」版畫草圖。

（中圖）1987年，林智信擇辰良吉日為「迎媽祖」上墨起刀。

（下圖）林智信完成「迎媽祖」版畫原版。



林智信，〈迎媽祖——媽祖飛昇圖〉，1975-1995，木刻版畫，90×180cm。

來運用於水墨印刷，除了要有細膩的分版、刻製與套色如同油印版畫之外，需先於木板上塗上色彩，接著均勻地噴溼棉紙，因棉紙遇水膨脹與變形，也必須衡量空氣溫溼度，使紙張適當平鋪於木板上，套色時由淡色開始套起。「迎媽祖」採用水印木刻技術，筆觸輕重、色彩濃淡變化相當豐富。

這樣的創作經歷總計二十年，龐大材料費用都是他稍有閒暇去賺錢來貼補。「迎媽祖」總長竟達408臺尺，合西洋尺寸為124公尺，總計由六十八片90公分乘上180公分全張三夾板拼接而成。經過詳實考據，三次更動草圖之後，林智信開始刻繪木板、印刷、染色。漫長二十年工作歲月，開筆上墨當天是媽祖昇天的午時，正是媽祖昇天一千年，而畫稿完成那一年，他正好六十歲，一切似乎那麼神奇，一切都奇妙地圓滿。

1995年，《中國時報》特別報導「迎媽祖」版畫於臺北美術館的首展。

「迎媽祖」的神聖歷史劇情

1995年8月26日《中國時報》「影藝週報」以滿版報導「迎媽祖巡出臺灣情」林智信展覽，民俗學者莊伯和、藝術工作者張瓊慧及記者張淑慧等人大篇幅報導，這是時報副刊1970年以來少有的盛事。



林智信「迎媽祖」長卷版畫連作

「迎媽祖」是版畫界的傑出之作。林智信從1975年開始構思，為了從事水印木刻，特地從日本訂購一批木質寬3尺、長6尺的三夾板，歷經二十年的研究創作、三次更動草圖，終於在1995年大功告成。「迎媽祖」全長124公尺，突破版畫藝術的世界紀錄，內容亦經過詳實考據，匯集了臺灣六十年以來的文獻記載、傳說和幾十年的親



4 <路關牌、托燈>



3 <香案迎神>



8 <媽祖事略>



7 <清道大鐘、皂隸、報馬仔(探馬仔)>



12 <蜈蚣陣(二)>



11 <蜈蚣陣(一)>



16 <城隍爺頭旗>



15 <延平郡王神輿、轎前鐘>



20 <十二花神花車>



19 <三姑六婆>

自觀察，並將西洋單一視點畫法改成東方的多視點畫法，生動地呈現臺灣民間珍貴的宗教慶典。作品共六十八幀連幅，自右頁至左頁依照編號順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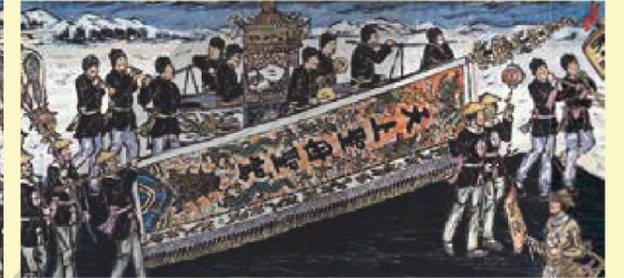
2 <「迎媽祖」標題暨開筆上墨>



1 <媽祖飛昇圖>



6 <執事牌>



5 <哨角、媽祖頭旗、鼓亭>



10 <延平郡王攻臺炮船發閣、財神爺>



9 <延平郡王大旗>



14 <白鶴陣、跳鼓陣>



13 <蜈蚣陣(三)、王馬(王爺馬)>



18 <鬥春牛>



17 <開路鼓、搖旱船(桃花過渡)及海族陣>



24 <八音古樂隊、公擲婆和老翁少>



23 <中壇元帥頭旗>



28 <中壇元帥神輿、法仔鼓陣>



27 <眾爺神(四營將)>



32 <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三)>



31 <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



36 <福州十番吹>



35 <保生大帝繡旗、護衛神爺>



40 <文衡聖帝頭旗、天子門生太平清歌古樂陣>



39 <金七爺、董八爺、叉神爺、吳總鎮、易牙租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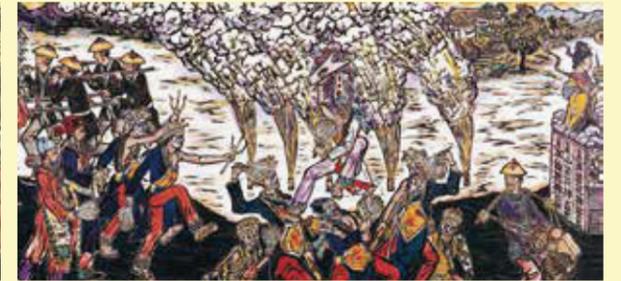
44 <宋江獅陣>



43 <竹馬吹陣、關公大刀>



22 <七爺八爺、乩童>



21 <八家將>



26 <牛犁歌陣>



25 <布馬陣>



30 <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一)>



29 <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北管古樂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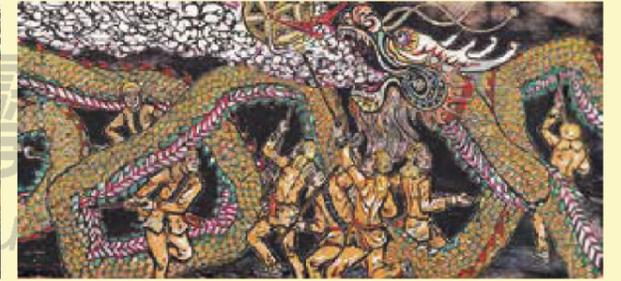
34 <車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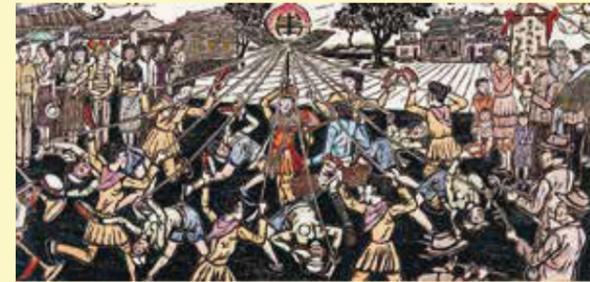
33 <踩高蹺>



38 <舞龍陣、快樂童子與保長公>



37 <舞龍陣>



42 <七響陣>



41 <大麒麟陣>



48 <醉彌勒、春耕牛車藝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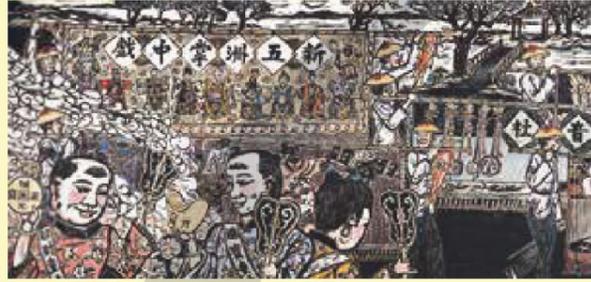
47 <觀世音菩薩、七星娘娘>



52 <十二婆姐>



51 <兩廣醒獅隊>



56 <臺南百百旗隊、招財進寶、喜神三仙童子>



55 <臺南百百旗>



60 <旌節、魔籬、曲柄華蓋涼傘、供花、提爐、提燈、持輿鑼隊>



59 <哨角、媽祖報驚匾旗和托燈、供仙桃>



64 <廟事老大>



63 <南管(御前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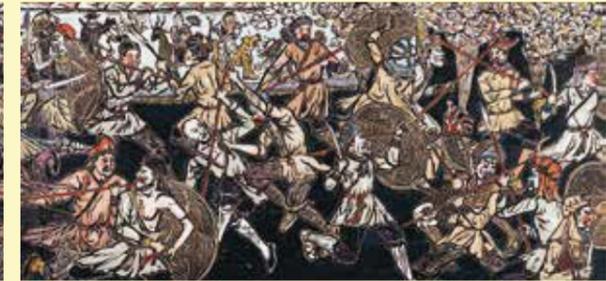
68 <後記>



67 <媽祖廟後景>



46 <鸚鵡相爭、文衡聖帝神輿>



45 <宋江陣>



50 <七仙女>



49 <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



54 <白蛇傳花車藝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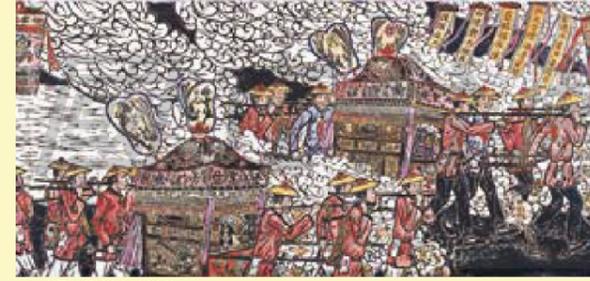
53 <十二婆姐、蟠桃會花車藝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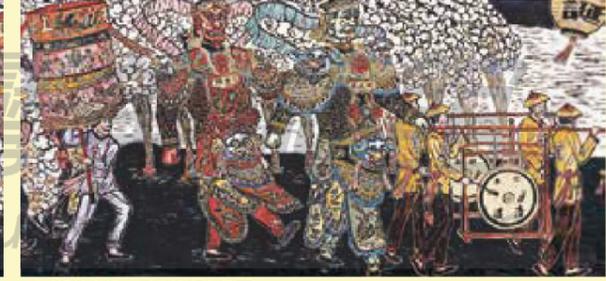
58 <掃隨香路、兵器執事>



57 <十三音古樂隊>



62 <媽祖鑾輿(神輿)>



61 <報驚大鑼、千里眼與順風耳>



66 <分靈媽祖回祖廟、媽祖廟>



65 <牌樓、隨香客>

【右頁上圖】
1995年，林智信（右）攝於「迎媽祖」臺北首展。

【右頁下圖】
林智信，〈蔡草如先生〉，2004，油畫，尺寸不詳。

林智信的「迎媽祖」是版畫藝術裡面的精彩作品，除了長度突破版畫藝術的世界紀錄之外，作品內容皆經過詳實考據，總計有六十八場面，依次為：（1）媽祖飛昇圖，（2）「迎媽祖」標題暨開筆上墨，（3）香案迎神，（4）路關牌、托燈，（5）哨角、媽祖頭旗、鼓亭，（6）執事牌，（7）清道大鑼、皂隸、報馬仔（探馬仔），（8）媽祖事略，（9）延平郡王大旗，（10）延平郡王攻臺砲船藝閣、財神爺，（11）蜈蚣陣一，（12）蜈蚣陣二，（13）蜈蚣陣三、王馬（王爺馬），（14）白鶴陣、跳鼓陣，（15）延平郡王神輿、轎前鑼，（16）城隍爺頭旗，（17）開路鼓、搖旱船（桃花過渡）及海族陣，（18）鬥春牛，（19）三姑六婆，（20）十二花神花車，（21）八家將，（22）七爺八爺、乩童，（23）中壇元帥頭旗，（24）八音古樂隊、公揸婆及老揸少，（25）布馬陣，（26）牛犁歌陣，（27）眾爺神（四營將），（28）中壇元帥神輿、法仔鼓陣，（29）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北管古樂隊，（30）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一，（31）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32）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三，（33）踩高蹺，（34）車鼓陣，（35）保生大帝繡旗、護衛神爺，（36）福州十番吹，（37）舞龍陣，（38）舞龍陣、快樂童子與保長公，（39）金七爺、董八爺、叉神爺、吳總鎮、易牙祖師，（40）文衡聖帝頭旗、天子門生太平清歌古樂陣，（41）大麒麟陣，（42）七響陣，（43）竹馬吹陣、關公大刀，（44）宋江獅陣，（45）宋江陣，（46）鵝蚌相爭、文衡聖帝神輿，（47）觀世音菩薩、七星娘娘，（48）醉彌勒、春耕牛車藝閣，（49）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50）七仙女，（51）兩廣醒獅團，（52）十二婆姐，（53）十二婆姐、蟠桃會花車藝閣，（54）白蛇傳花車藝閣，（55）臺南百百旗，（56）臺南百百旗隊、招財進寶、喜神三仙童子，（57）十三音古樂隊，（58）掃隨香路、兵器執事，（59）哨角、媽祖報駕匾旗和托燈、供仙桃，（60）旌節、麾幡、曲柄華蓋涼傘、供花、提爐、提燈、持輿鑼隊，（61）報駕大鑼、千里眼與順風耳，（62）媽祖鑾輿（神輿），（63）南管（御前清客），（64）廟事老大，（65）牌樓、隨香客，（66）分靈媽祖回祖廟、媽祖廟，（67）媽祖廟後景，（68）後記。

從「迎媽祖」整個鋪排來看，可以看到林智信在準備過程，必然經過許多詳實的考據工作。實際的迎媽祖廟會，在當時已經因為有些陣頭凋零或者難得出陣，有不少考據必須耐心等待或者傾聽耆老轉述。此外，服飾、儀仗、樂器、車隊等考據更是耗費時日，畢竟他是要將自己童年時期的迎媽祖的神聖性，以及歷史感重新找回來，不能只是根據現實場面來表現。另外這些陣頭在街道上行走時，一定會表演，如何掌握最精采及有意義片段必然煞費苦心之外，如此龐大的畫面以何種構圖呈現必須仔細推敲，他也請來民間藝術大家蔡草如分享心得。這麼龐大的迎媽祖隊伍出現場域更必須考據，也就是說童年生活記憶與當時的現實生活如何結合，產生具有歷史性的劇情與畫面。因此，每個陣頭如何在廟宇前的廟埕停下表演，或者一起匯演、炫技，如何表



現出理想且具美感的畫面更需有現實性也要有想像力。〈牛犁歌陣〉演出場面設定於田野之間，更加顯示出現實感，人物動作詼諧逗趣，舞蹈之間呈現高度誇張效果。此外，〈車鼓陣〉則出現於廟埕，兩兩一隊的動作組成有旋律感，動作一致卻有變化。這些細膩的地方，考驗著藝術家創作時尊重事實的同時，也能表現出美感，畫面中央的一對主角是靈魂人物，他們的服飾與動作更是苦心經營。不只陣頭在行進中演出，神輿進入廟埕總會有對廟方的應對儀式，保生大帝隊伍就出現在煙霧繚繞

【上圖】
林智信，
〈迎媽祖——牛犁歌陣〉，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下圖】
林智信，
〈迎媽祖——車鼓陣〉，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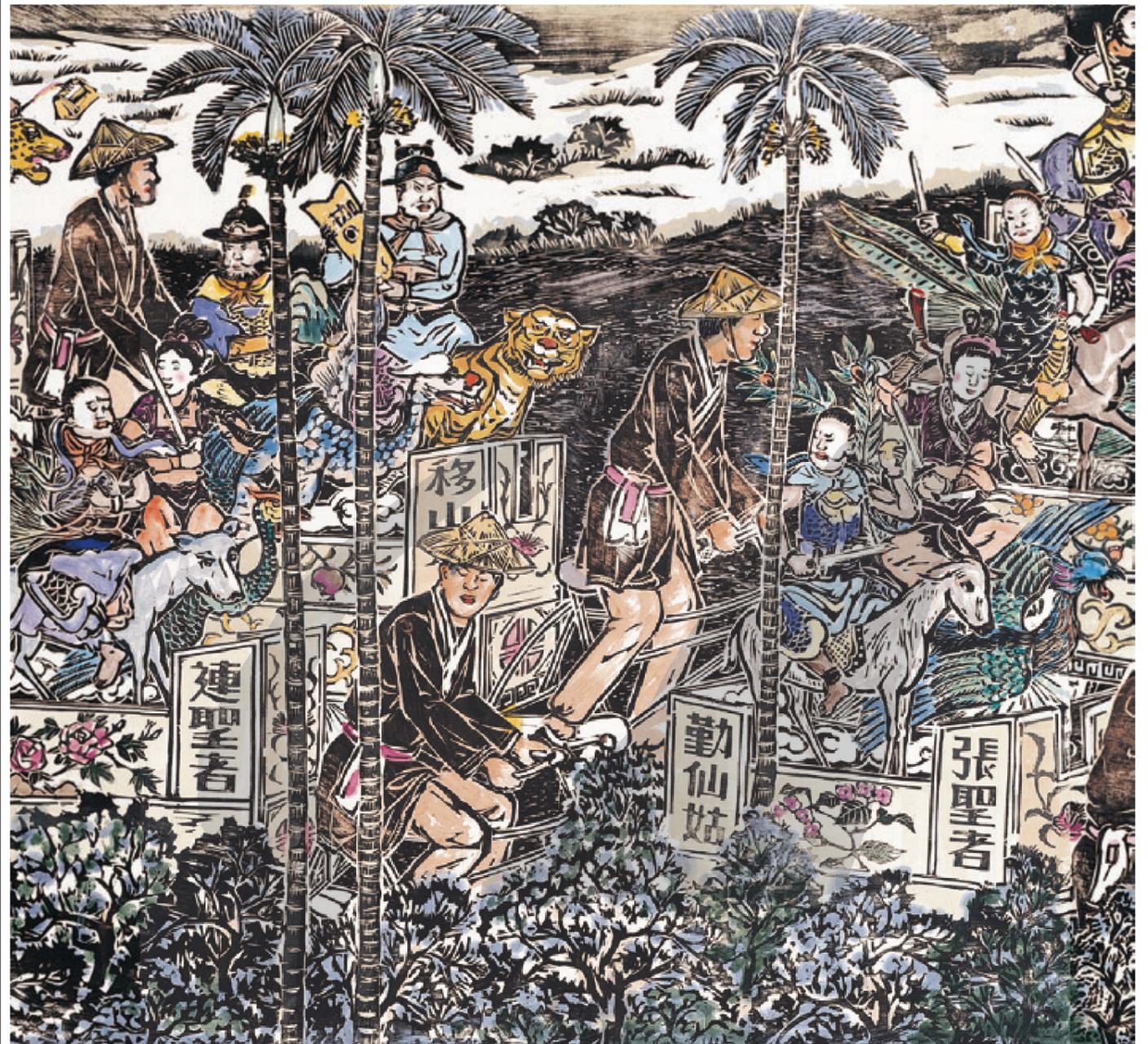


的炮火當中，表現出神輿與廟宇主神雙方的參詣與迎接的主客關係。此外樂隊也十分引人矚目，這裡總計出現福州十番吹、八音古樂隊、竹馬吹陣、北管古樂隊、天子門生太平清歌古樂隊（P.96下圖）、南管（御前清客）（P.97下圖）、十三音古樂隊等數種樂團。這些樂隊使用的樂器不同，原本是室內表演的樂團，現在必須成為街道上演出的形式，不只如此還要在行進中演奏音樂。古代並沒有我們的音響與喇叭，因此這些樂團的現場演出，更增加陣頭的藝術氣息。

【上圖】
林智信，〈迎媽祖——
保生大帝繡旗、護衛神爺〉，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下圖】
林智信，〈迎媽祖——
竹馬吹陣、關公大刀〉，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跨頁圖】
林智信·〈迎媽祖——
三十六官將花車之(二)〉，
1975-1995，
木刻版畫，
90×180cm。



林智信·〈迎媽祖——
文衡聖帝頭旗、天子門
生太平清歌古樂陣〉，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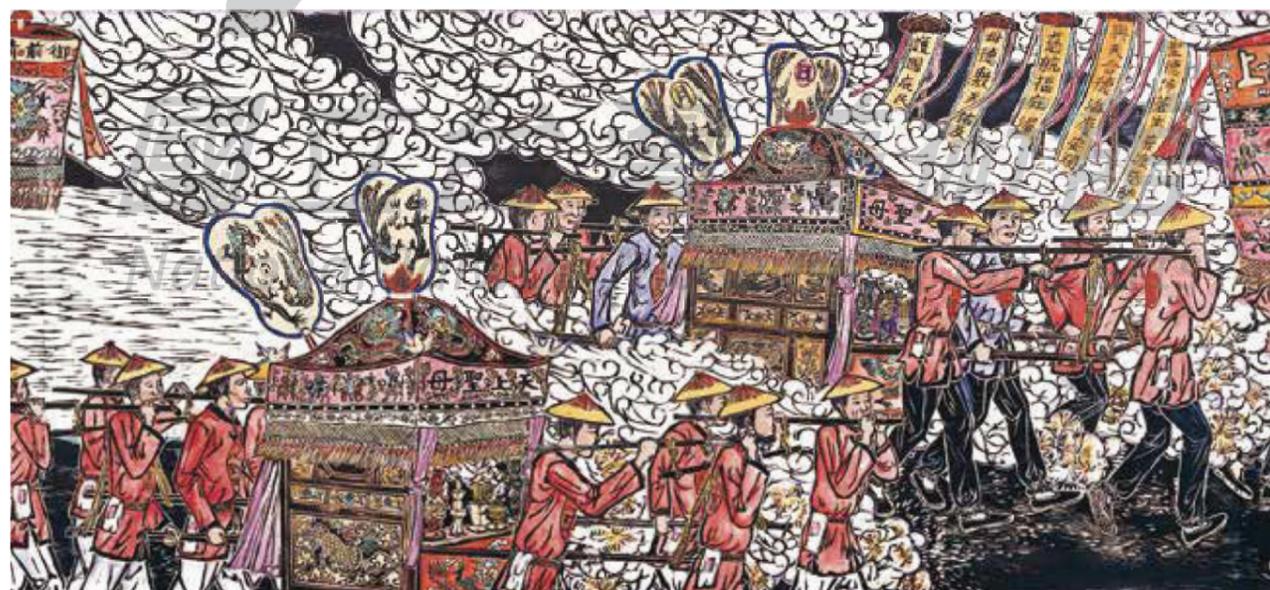


林智信·〈迎媽祖——
南管(御前清客)〉，
1975-1995，木刻版畫，
90×180cm。

出現在「迎媽祖」的陣頭更是五花八門，可以說是這是一座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寶庫。為什麼說是無形的呢？其實透過這些消失的陣頭，可以再去反推以前的表演形式。〈三十六官將花車〉(P96-97跨頁圖)總計以三個版面來呈現，行伍出現在檳榔樹之間，林智信十分巧妙地分布這些花車的紙紮人像以及他們的姓名，讓觀賞者可以全部認出天官人物造型與姓名。怎麼讓這個遊行隊伍呈現出歷史性、真實性、藝術性、可

【上圖】
林智信，〈迎媽祖——延平郡王大旗〉，1975-1995，木刻版畫，90×180cm。

【下圖】
林智信，〈迎媽祖——媽祖鑾輿(神輿)〉，1975-1995，木刻版畫，90×180cm。



辨識性呢？透視學上的空間運用成為關鍵，傳統文人繪畫的透視法解決了許多這方面的困擾。

既然是行進中的行伍，就必然要有先後次序，有些是固定陣頭排序，譬如，在臺南延平郡王一定是廟陣的前鋒旗，表現出臺南對於延平郡王的尊重。其餘神祇的行伍為免爭議，根據抽籤來決定，我們看到「迎媽祖」裡面的次序分別為延平郡王、城隍爺頭旗、中壇元帥頭旗、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頭旗、文衡聖帝頭旗、觀世音菩薩、七星娘娘，最後則是主神媽祖。

這部「迎媽祖」可以說是一部「古裝劇」，也就是說，所有出現在畫面上的隊伍的服飾、步伐、動作都是經過考據，以最準確的方式來呈現。他的目的之一還包括保留古老已經消失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在當時文化資產意識還不清楚的時代，林智信已經花很長時間在這裡面，現在大體都會由一群龐



【上圖】
林智信於工作室創作「迎媽祖」的專注神態。

【下圖】
林智信於工作室彩繪「迎媽祖」版畫。

大人力來做這種費時費力的工作，在當時他卻以一個人的力量來進行考據，十分艱辛。譬如說，延平郡王神輿的轎伏服裝必須整齊，腳踏「八卦步」，現在一些廟宇的神輿已經很難有這麼多轎伏都會齊心踏出步伐；其次是轎前鑼的鑼伏，坐在馬匹上的威風樣子恐怕已不復多見。創作者不能只是看熱鬧，還必須進行考據，遇有一事多種說法的情形，必須斟酌損益，反覆推敲，才能獲得準確答案，如果這個答案在草圖之後才出現，就必須更動草圖，相當耗時。

民俗藝術專家莊伯和指出：「『迎媽祖』是現代畫卷式的動態民俗圖譜。」張瓊慧指出：「當大部分生活於都市、受現代藝術訓練的版畫家，在他們專業化的工作室創作現代版畫的同時，我們不無驚訝的得知，版畫家林智信竟然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完成全長一百餘公尺的巨幅版畫『迎媽祖』。」「迎媽祖」的陣容龐大、內容豐富，可說是臺灣民間藝術的龐大劇場。林智信則擔任著超越時空的導演，他以虔誠的心來為媽祖精深演出這場現實社會已經不再現的夢幻隊伍。再者，他也以一個藝術家眼光重新對每一個出場人物賦予其神聖性角色與趣味感，還必須

1996年，臺灣省立美術館舉辦「迎媽祖」版畫展，林智信(右5)與顏水龍(右4)等人合影。



安排群眾，布置上背景。民俗展演的隊伍固然有些歡樂、逗趣的劇目之外，其本質是神聖儀式的參與者。林智信感慨，現代社會參與廟會活動者已經流失那種樸實而純正的信仰，因此這幅「迎媽祖」正是要顯示出神聖而莊嚴的歷史性，透過我們的觀賞，將歷史上曾經出現、在當時生活或者現在生活無法聚集在一起的陣頭，透過他的精心安排重新出現在我們眼前。因此，這種藝術表現背後其實存在一種試著去樹立嚴肅典範的苦心，透過典範樹立，引領我們去嚴肅地看到已經淡薄的虔誠信仰、已經現實化的生活態度，還有那因為時間與空間改變，不再出現於現實眼前的陣頭、樂團、儀仗、場面等等。

林智信指出：「這幅幾百公尺長的版畫作品，展示島上各族群的民間信仰，盼望藝術的感染力，能得到島民的心靈共鳴，建構出生命共同體。」果然這部「迎媽祖」，撼動許多人心，臺北市立美術館首展後，依次到了臺中的臺灣省立美術館（今國立臺灣美術館）、日本明治大學、臺南縣立文化中心，在臺南縣立文化中心展出時，短短時間內多達六萬人參觀，不得不再延長展覽日期。接著出洋到立陶

【上圖】1999年，「迎媽祖」於日本明治大學慶祝120週年校慶時展出。

【下圖】2000年，「海神媽祖展」於拉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





【上圖】林智信，〈迎媽祖——土地公、秋收牛車藝閣〉，1975-1995，木刻版畫，90×180cm。

【下圖】林智信，〈迎媽祖——鸚鵡相爭、文衡聖帝神輿〉，1975-1995，木刻版畫，90×180cm。

宛色立昂尼斯國家美術館、拉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館、德國慕尼黑國立民俗博物館，也曾展於中國大陸廈門海峽兩岸文化產業博覽會，回到臺灣又到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2022年在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盛大展出。前往國外展覽的重要推手是時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黃光男，他回憶指出，他在將臺灣藝術介紹到國外的經驗裡面，在國內被視為現代的畫家，卻不一定引起國外博物館的興趣，林智信的臺灣風貌與特質卻能深深打動外國美術館，因此推薦他到國外展覽，果然造成很大轟動。「迎媽祖」讓外國人關注到這位臺灣海神在民間的龐大信仰力以及臺灣民間的生命力。



2009年，林智信「迎媽祖」於德國慕尼黑展出，並舉行開幕晚會。

林智信與上墨完成的「迎媽祖」版畫合影。

